

旭達國際物流集團董事長、甘肅省政協委員蘇永安，8年來不遺餘力推動甘肅經濟發展，他多次率領香港工商界人士以及台商實地考察甘肅省各市、縣，為投資推介甘肅牽線搭橋，樂做紅娘。充分利用人脈及商會網絡，為促進隴港台三地經濟發展及合作創造良機。他坦言身為政協委員，自己有份使命感，希望能更好地發揮委員的作用，通過政協這個平台，更好地為甘肅各方面發展建言獻策，8年過去，他更加熱愛甘肅亦樂見其進步和發展。

■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

甘肅「紅娘」蘇永安

「搭橋」三地覓商機

獻策振興甘肅 政協委員感成就

蘇永安表示，身為甘肅省政協委員的他，多次就振興甘肅經濟發展提出可行性建議，鼓勵甘肅發揮自身優勢，建議當地幹部多做外訪拓寬眼界。「甘肅的發展需要香港的國際視野和先進理念，當地政府很重視港澳委員的意見，每當意見被他們採納時，就特別有成就感。」

而他與甘肅的緣分，其實還始於更早前，當時他任國際華商協進會副會長帶團赴蘭州考察，「出了中川機場一路向北，驅車近70公里才抵蘭州，可沿路所見荒蕪一片，沒有一點綠色，給人觀感很不美。」他笑着說：「之後帶人去考察都會安排晚上到達，生怕窗外的荒蕪會影響大家對甘肅的第一印象，笑謂：『摸黑進城。』」

每次去甘肅，就對那裡添多一份感情，隨着對甘肅的了解不斷加深，他很喜欢向身邊的香港企業家推介甘肅，他表示看中的是甘肅的後發優勢。豐富的自然資源、藥材、地下礦產及深厚的文化底蘊，讓蘇永安認為甘肅的後來居上不是夢。

今年7月，他再次帶領本港工商界人士參加蘭州投資洽談會，第一次嘗試出了機場向南走，「一路向南，就一路鳥語花香，一片生機和綠色，讓我們飽覽隴南美好風光，一行人也覺得甘肅不錯，對今後投資倍添信心。」

多次組團赴隴 招商投資聚人氣

多年來，蘇永安曾多次組團赴隴考察，而組織細團拜訪交流就不計其數了，他落手落腳奔波於有關甘肅的各種交流會、招商會、奠基及落成儀式上，也熱心協助甘肅省、市來港的各項招商事宜，曾擔任甘肅省在港的大型招商會主持人，極具專業的主持及現場發揮，受到省政府領導的高度讚賞。

對甘肅未來發展，蘇永安稱：「甘肅的發展相對還是較慢，應該是當地人的觀念有點滯後，對外開放程度不夠。」他希望當地政府應更多地投入基礎建設，要肯下本錢，如盡快開通隴港直航，做好對外宣傳，吸引更多人到甘肅，交通便利，才能聚集人氣。他相信，「有了人氣，自然會有商機。」他說：「將盡己所能，繼續多渠道推介甘肅，帶更多的商界人士去考察，希望為工商界朋友覓得商機，並助甘肅發展。」



今年蘇永安接掌「和發會」帥印，從吳天賜(右)手中接過印鑒，楊建平(中)見證。



蘇永安與太太外出遊度假享受三人世界。



蘇永安稱將盡委員責任，不遺餘力宣傳推介甘肅。



率港台工商界人士赴甘肅隴南考察。



率港工商界人士赴甘肅考察。



於國際華商協進會就職典禮上與同仁一起高歌。

40載物流界拚搏 誠信堅持「造英雄」

蘇永安在台資航運公司萬海香港，由最低層開始，做到最後「老闆一人之下，眾人之上」的董事總經理，見證了公司從最初十幾人到後來近千人的歷程。效力萬海18年後，他決意自立門戶，創立旭達國際物流集團。蘇永安經歷了物流界40年起伏，成為業界的老行尊、專家，他謙稱是「時勢造英雄」，並強調誠信和堅持是自己成功的秘訣。

蘇永安參與並經歷了香港船運一路向上的鼎盛，亦鑄造了事業的輝煌。談及現在行業的北熱南冷，他坦言：「現在內地熱鬧很多，香港相對萎縮了，這是大勢所趨，香港應一早就多方面和內地接軌。」他透露自己公司上世紀90年代已開始將業務漸轉內地，「2000年後，香港一路向下，之前內地的不開放導致香港膨脹，現在我們公司內地業務一路擴充，相反香港就一路收窄。」

旭達在內地很多城市都有碼頭，除內地總部廈門外，浙江和上海也在蓬勃發展中，不過他坦言，「和香港比，內地難做點，因為投資大、回報率不高、回收期長，且政策及人事多變，增加投資風險。」他又說：「其實現在都沒回本，但還要繼續投資，長遠投資，要有耐心。」

待人溫潤如玉 做事「戒定慧」

雖經歷無數高低起伏，謙謙君子蘇永安遇事永遠面帶微笑，待人溫潤如玉，他直言，佛學對自己幫助很大，學佛求智慧，讓他知道「人在精進之餘，要學會放下」。

「我每天讀金剛經，遇到困難心會很定，心經是金剛經濃縮，可總結為戒、定、慧三字，參透了這三個字，便能解決很多困難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

掌和發會促兩岸統一 育青年謀民族復興

蘇永安現任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(和發會)理事長，數十年來歷任及兼任社團公職無數，因當年任職台資公司18年，與台灣結下不解情緣，現身兼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榮譽會長、國際華商協進會顧問會長、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等職。對兩岸關係，他指出，台灣政治生態未來可能發生變化，「和發會」將發揮民間作用，謀求兩岸三地人民追求和平發展的最大公約數，培養年輕一代，抓住「一帶一路」和自貿區等新機遇，推兩岸交往，促民族復興。

蘇永安長期穿梭於港台兩地，多年來組團訪問台灣，在港接待台商，引領台商往內地交流，不計其數，他說：「無論未來台灣政治生態如何變化，民間交往要繼續加強。」閩南話與台灣話同聲同氣，日子一長，他儼然成為半個台灣人，對推動兩岸關係和民間交往，自有一套。

用「純弦」讓三地同唱「中國心」

「兩岸工作有時要用藝術的方式處理」，2006年他擔任國際華商協進會會長，應小提琴家梁建楓之邀自掏腰包贊助「香港純弦」樂團製作「流行古典」專輯，並成為華商會20周年的紀念音樂CD。他說：「你找個穿軍裝的人唱《我的中國心》，可能沒多少人願意聽，但若找來劉德華唱，台灣青年都會聽。我花十幾萬，用『純弦』演繹中西樂曲，出一張CD，送給兩岸三地的朋友，音樂無國界，全球華人同唱一首歌，幾千張碟供不應求。」

「和發會」以前沒有團體會員，今年上任後，蘇永安爭取到七個團體會員，「他們都認同本會理念——中華民族是一家，祖國統一、兩岸和平發展，應是全球華人的共同理念。」他稱該會將培養年輕一代，搞好下一代對接，多舉辦兩地青年交流。

談及數十年參與社團工作，第一個是加入福建同鄉會，他笑言：「那時候年輕，要面子，人家要我參加，我也不懂說不，結果參加了100多個社團，『唔知嘅俾你嚇死，知嘅俾人笑死』，之後慢慢有經驗，開始有種使命感！」

謹記父言 愛國放心中

蘇永安坦言經商及愛國均深受父親影響，「爸爸是民族資本家，曾任第一代晉江政協委員，他很愛國，雖文革受迫害，但他仍教導我們不怨恨國家，愛國不要掛在嘴上，要放在心中。」

蘇永安在家鄉修橋、修路、捐小學，2006年，他向母校——養正中學捐了間藝術館，並以父親名字冠名，他自豪地說：「校史館、校廣播室、芭蕾舞廳等都在這藝術館裡，那時，內地中學有藝術館，我們差不多是第一！」

■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

文藝知青憶耕田 深山3年「歲月如歌」 「聾啞盲」讀夜校 苦力仔誓「改命」

一場文革，令蘇永安由家鄉安海到漳平當知青，說起知青歲月，他苦笑：「文革開始就沒書讀了，我這麼愛讀書，竟去了耕田。」所幸他拉得一手小提琴，只耕了3個月田，便被調入「文工團」，但深山3年，見到知青們「低頭」看雲、冰水耕田的閩西冬耕生活，他至今仍記憶猶新。

「那時候我們都是在很高的山上幹活，看雲都是低頭看，冬天，田全部結了冰，下田時整個人都泡在及腰的冰水裡，凍到麻木。」

蘇永安中學時就是個文藝青年，除拉得一手小提琴外，亦熱愛文學，最愛看小說和散文。學生時代起，他的作文就經常被老師當作範文編入校刊。之後，他亦一路歷練堅持寫作，文章也多次被不同刊物收錄。

3年的知青生活，是蘇永安人生中最難忘的

經歷及體會。「記得在山村，看到一個挺着大肚的少婦去砍柴，走進大山中，不久遠遠看到她挑着一扁擔的柴，滿身是血走出來，到近處才見她面色蒼白懷裡抱着剛出生的嬰兒。原來，她剛剛為自己接生了。細看下，那少婦是個大美人，當時我們幾個知青好想打她老公，覺得她好可憐。」知青及鄉村的故事，蘇永安當年看到、聽到、感受到的還有很多，「人生有時真是躲不開命運二字！」他感歎到。

1999年，他將3年知青生活結集出版《歲月如歌》一書，30篇鮮活的故事，再現了當年知青生活。他用感性的筆觸，真實的再現知青人生的苦與樂，觸動無數海內外知青的心，更有英文版，該書被加拿大和香港兩地圖書館收錄，在當時引起轟動。

他透露，出書是「源於一起插隊的知青，邀我寫篇當年知青的故事，結果大家看了都

叫好，鼓勵我不如結集出書」。結果，他找來與一起插隊的天地書局老總顏純鈞，兩人一拍即合。

青梅竹馬姻緣 半世紀「甜如初」

蘇永安說：「當時去插隊可謂前路茫茫，你不知是不是一輩子就這樣留在深山。」沒想到當年的女朋友，今天的蘇太，「因她是獨女，不用當知青，可她一不顧一切主動跑來跟我定親，令我好感動。」他透露與太太是青梅竹馬「我們是小學就開始拍拖了。」如今兩人攜手走過逾半個多世紀，感情依然甜蜜如初。他笑說：「我很感激她，故來港後有人想招我為婿，我也不為所動。」

一直以來蘇太都是他事業的好幫手，如今兩子早已成家立室，孫仔孫女亦精靈可愛，一家人其樂融融，盡享天倫。

■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

與共和國同齡的蘇永安，1972年因內地僑務政策獲批來港，到了香港發現自己是「又聾、又啞、又盲」，聽不懂廣東話也看不懂英文。結果只能做苦力，到紙皮廠送貨，每天將重重的紙皮箱扛上深水埗區的唐樓。雖然做的是苦力，但他明白要懂英文才有機會到寫字樓工作，故報讀英專夜校，由國際音標學起，堅持了7年，並參加會考，達預科生佳績，順利進入船務公司做文員。

「命是弱者借口，運乃強者謙詞」，蘇永安堅信知識能改變命運。他憶述那時做苦力送紙皮箱，因他戴着副眼鏡，樣子好斯文，「大熱天，扛着重重的紙皮箱爬樓梯，從一樓上到六樓，也不敢換膊頭，上半身都快

麻痺了，到了六樓腳震震。負責點數的年輕女孩，好有同情心，見我好吃力，就拿支水給我喝，我接水時亦是手震震。」

他回憶：「那時白天做苦力一身臭汗，收工後直奔夜校上課，同學見我即刻彈得好遠，實在太臭了，味道好難頂。但到派成績單時，会有很多女同學們主動走來約我去BBQ，因我的成績很好。」

當時我讀夜校，成為眾工友眼中的「異類」，他們很多人都取笑我：「你傻啲，我哋做苦力嘅，送紙皮啫，讀咩書啊？」他則笑言：「我怕老了冇力氣，希望可以轉文職。結果那些工友，直到後來仍要做苦工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